

三毛经典作品集



(台湾) 三毛

亲爱的三毛

672

# 亲爱的三毛

三毛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01号

亲 爱 的 三 毛

三 毛 著

\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32 印张：4.5 字数：64千

印数：1——10000册
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\*

ISBN 7—227—01304—9 / 1·364 定价：3.10元

在这个日渐快速的时代里，我张望着街头，每每看见一张张冷漠麻木、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。我总是警惕自己，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的大环境里，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那其中的一个。他们使我黯然到不太敢照镜子。

也许，透过书信呼应的方式，加上声音，我们人和人之间，所竖立起来的高墙，能够成为透明的。或者说，不必那么晶莹剔透，或而有些光线照亮一霎那间幽暗的心灵，带来一丝欣慰，然后再不打扰，各自安静存活。

我愿在这步入夕阳残生的阶段里，将自己再度化为一座小桥，跨越在浅浅的溪流上，但愿亲爱的你，接住我的真诚和拥抱。在这片天地里，我们确信，得到的是彼此的接纳和安全，而追根究底的大荒，诚实地说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没有人能改变你我自造的心境。

三毛

## 目 录

- 亲爱的 ..... (1)
- 我最欣赏的一首歌 ..... (9)
- 爱，是人类唯一的救赎..... (20)
- 滚滚红尘舞天涯..... (30)
- 迎接另一个新天地..... (40)
- 生活比梦更浪漫..... (51)
- 我字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字..... (62)
- 一位新疆女子的来信..... (69)
- 不许向恶人妥协..... (77)
- 做一个秋千架上的小英雄..... (88)
- 如何面对婚外情 ..... (100)
- 小时候的迷惘 ..... (110)

- 希望您别笑我傻 ..... (117)
- 让痛苦往事随风飘 ..... (125)
-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..... (132)

# 亲爱的

那天，在热热的夏日黄昏，走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斑马线上，迎面缓缓走来一个漾着微笑的女孩子，当我们就要擦肩而过时，她突然举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面颊，说：“亲爱的三毛……你。”然后消失到人群里去。

又有一天，我站在一堆衣服架子的后面发呆，两个也在挑衣服的母女对我一直点头又微笑。最后我们三个人各自买下花式一样的T恤，做为此次见面的回忆。不再留下地址。

再下来还是我啦，提了三大包塑胶袋，里面放着三个枕头和一大床冬天的棉被，苦等有哪一位好心的计程车，肯在这种大雨里让我共乘。我站在红绿灯的边边上，每见有车子停下，都上去敲窗。就有这么一位骑摩托车的青年，看到那哀哀无告的样子，向我大喊一声：“上



车来，载你回家！”于是，我们一起淋着雨驰过台北市的街头。等我下车时，坚持问他名字，他笑睇我深深一眼，把发际的雨水一甩，跑掉了。

又来的一次，我拿了冲洗好的照片预备离去，照相馆的大玻璃门被三位西方顾客慢慢推开。柜台里的两位先生、一位小姐这下惨叫一声：“死啦——我们最怕讲英文。”服务小姐立即小声地说：“三——毛。”眼睛瞪住我打出狂烈求救信号，我看照相馆的朋友突然变得很象漫画人物，就留了下来——帮忙。我们赚了美国人三百六十块台币。

又是一个清晨，我推了一小车的菜蔬，再去市场的杂货店里买糯米。那种米有长粒的、圆粒的。我问老板：“请问煮红枣稀饭哪种米比较好？”那老先生也不答下话，道：“你呀，嫁人以前，最好把这五谷给分分清楚，不然，不管人的胃，只管人的心，是留不住先生的。”

我笑说：“嫁过啦。放心。现在请问煮红枣稀饭要长米、圆米？”老先生又说：“我思想并不保守，你嫁过了我也知道，还是再嫁的好。贞节牌坊这东西现在不兴了，做人嘛——”我插嘴快说：“我可不贞节。”那老先生把个挖米的勺子一丢，胀起了紫脸，沉声喝道：“谁说你这样子，谁说？我这就去打他。”

我在高雄洗头，付钱时才发觉皮包内的钱夹子放在旅馆中了，一时面色颇窘，说：“我没有钱，对不起。”美容院里的人笑得东倒西歪，说：“那你就走啦，明天再来付，难道怕你逃美国做经济犯吗？”

我在香港转机回台湾，眼看转机柜台人潮汹涌而自己登机时间逼在眉梢，不免提高了嗓子向航空公司的林国材叫骂过去。那好人，满头大汗，正被一群群返乡老伯伯快要逼死。一见我，就哀叫起来：“三毛，还不在外围帮忙安抚！这些茫茫然的大伯伯，没有订票，硬来

吵闹。还不快帮忙！你看我一个人——。”林国材看到我，如见亲爱的——你。

在杭州西湖上，我放歌长啸，唱了两小时，大雨仍是不肯停。艘公将我划到岸上，说：“同志，上去吧，时间到了。”我对着如倾的雨水，不肯离船。船家又催一次。我离了船奔到一棵大树下，车子一时喊不到。这时身边走来两对情侣，都打着伞，各人一把，一共四把伞。我呐喊：“喂——同胞骨肉，快来给人遮雨呀，做做好事。”这一下来了七把伞，大家涌在一起。我说：“这是我们在重新演出白娘娘和许仙的故事。”那些人，伞下来自七个省分的中国人，笑得那么旗帜鲜明。一个大陆女孩子被我一抱，两个人都把眼泪给进了出来，又开始再笑，因为叫她——小青。

在杭州回台湾的飞机上，一位西方旅客问我：“刚才死命抱住你不放的，可是你的什么人？”我说：“都是我的朋友们，在中国的。”他

说：“你的朋友可真多，他们一群人都在哭也，好象很舍不得你。”我答不出来。心里很满。

以上这些小故事，都是人、人、人，造就出来的好风好水。这种事情，天天在生活中发生，如果全得讲出来，一千零一夜并不够，除非生命打下休止符。也幸亏靠着这些平凡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产生了生存下去的信仰和坚持。

很感谢“讲义堂”，给了我一个新的空间，使得我的朋友以及我，能够借着书面和广播，扩大心灵上偶尔的相遇和相知，但并不期待任何目的。

在这个日渐快速的时代里，我张望街头，每每看见一张冷漠麻木、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。我总是警惕自己，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的大环境里，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那其中的一个。他们使我黯然到不太敢照影子。

生命的本质，人性的可悯，到如今总算参破一些。也因此，更加宝爱那份仍然可以在生

活中得到的一点点纯真的爱悦。

也许，透过书信呼应的方式，加上声音，我们人和人之间，所竖立起来的高墙，能够成为透明的。或说，不必那么晶莹剔透，或而有些光线照亮一霎间幽暗的心灵，带来一丝欣慰，然后再不打扰，各自安静存活。

在过十数年来，收到上万封陌生朋友的来信，拆来拆去，只见一个个善良但是十分寂寞的灵魂。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孤寂好似成了一种传染病，久了，也会习惯。偶尔，有另一个人，给了我一些亲切的友爱，内心被激起的震动，方才又提醒了我：“其实有谁耐得住寂寞呢，不过无可奈何而已。”当然，我的要求也并不那么多，多到不去承担自己。

我愿在这步入夕阳残生的阶段里，透过《讲义》，将自己再度化为一座小桥，跨越在溪流上，但愿亲爱的你，接住我的真诚和拥抱。在这片天地里，我们确信，得到的是彼此的接

纳和安全。而追根究底的大荒，诚实地说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没有人能改变你我自造的心境。

“亲爱的三毛”这一个专栏，是属于大家的。其中并没有人担任“张老师”或者“生命线”。

我们不过等于进入时光隧道，再演一次宋神宗元丰五年，那——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——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

在这每月一次的相聚里，谈天说地，共享人生悲歌，亦为浮生一乐。

这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快悦了。

# 我最欣赏的一首歌

不，我不再跟任何人谈忍耐，我不要那忍字心头一把刀。如果我不能改变客观的环境，那么起码主观的我，可——以——化——。

亲爱的朋友，化，是一种魔术，它的秘诀也是——千变万化。这蜕化的过程，也只有自己知道付出过什么代价。

化了之后，某种使我们痛苦的人和事，都不再有本事伤到我们。那叫做——解。



## 拿得起，放得下

曾经我是个快乐的结婚女人，有一儿一女及好丈夫，曾经我充满自信、热心助人，自傲为一个婚姻顾问，分析人性，谆谆教诲那些婚姻不幸的朋友。曾经我鄙视那些跌倒站不起来的女人。更曾经，我不喜欢你，荷西的死，我也认为是你的错，我不喜欢看你的书，我认为你用你的经历来赚钱。

但是，今天，换我跌倒了，在万万万万不知情下，我先生有两年之久的外遇，而且感情陷得很深、很深，我想挽回，但愚蠢的方式，只有使他愈离愈远，我开始变得跟那些我曾经鄙视的女人一样令人讨厌。

最近我买了一本《讲义》，书中有你，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那些没有男人，仍活得如此